

黃河之水天上来

賈孝全

黃河水利會工作十五年記

民國二十二年黃河水利委員會在南京成立，我即在該會任事，迄三十六年花園口堵口工程完成，黃河水利會改組為水利部黃河水利工程總局時離職，歷時十五年，先後任繪圖員、工程師、助理工程師、視察、洛陽辦事處副主任、黃汜工賑會委員、沙河工程會委員等職，又在河防訓練班受過六個月的在職訓練。

近讀「中外文庫」宋希尚教授著「河上人語」，引起了故國「黃河」之思，茲將服務黃河水利會十餘年間往事憶述如後，敬請讀者諸公指教。

黃河決口二千餘次

黃河發源於青海省巴顏喀喇山北麓的「星宿海」，流經青海、甘肅、寧夏、綏遠、陝西、山西、河南、河北至山東利津縣的亂荊子入海，經過凡九省，全長五千里，自所謂禹甸山川以後而迄於今，凡九徙，史書記載，大小決口，二千七百餘次，湮沒的良田、死亡的人畜、民衆的損失，以及歷朝歷代堵口復堤花費銀兩金錢，難以數計，

因此一般人每謂黃河百害而無一利，但其書局早年出版的地理課本上，則有「天下黃河富寧夏」之說，筆者曾隨測量隊自青海的星宿海，沿河徒步五千里至山東利津亂荊子海口，對黃河小有認識，計蘭州上下盡屬清水，經過綏遠的河套（亦曰後套），開始有山東人王進財，引水灌溉，使不毛之地，變成肥沃土壤，獲利甚豐，王因左眼幼時患疾失明，在當地人稱哈進財（綏遠一帶讀賸字為哈字音），賸進財之名，後來竟名聞遐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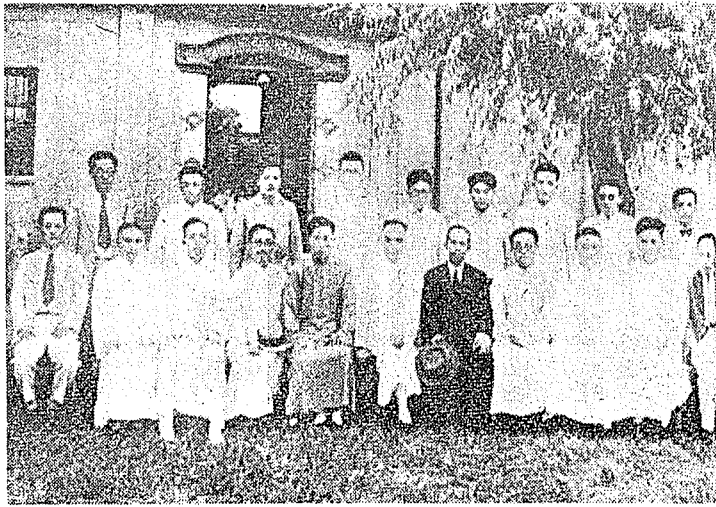
黃河經山（西）陝（西）兩省之間的軍渡，宋家川而下，兩岸全是黃土峭壁，水流湍急，攜帶大量泥沙下洩，其含沙量最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最低時只百分之五，計自山西離石軍渡以下，經禹口而至陝西潼關，河南的閩鄉、靈寶、晉南風凌渡，毫無禍患可言。唯至河南鄭縣的邙山頭以下，由於河面展寬，水流較緩，水流所帶的泥沙漸漸沉澱，經河南、河北、山東至海口，河床日高，河漕容量漸小，冀、魯、豫三省河務局為防止河水出漕外溢，將兩岸堤防，漸漸外移

，逐年加高，河床亦因之逐年升高，部份低窪地區，甚至河床高出外堤人民住房屋頂，一旦決口，河水傾漕而出，造成全河奪流，一洩千里，不可收拾。南岸決口，造成蘇、魯、豫、皖四省氾區，財物生靈損失不可勝計。大部份氾水均洩入洪澤湖及淮河。若在北岸決口，河北南部的東明、長垣、濮陽、青豐、南樂一帶將盡成澤國，不過大部份氾水，都注入衛河、彰河、南運河等流入渤海，山東境內北岸決口，除了造成魯北一帶水災而外，氾水多沿大清河、小清河以及黃河故道洩入渤海灣。

分段設站詳察水文

黃河水利會為瞭解全河水勢，曾在蘭州、河套、禹門口、潼關、鐵謝、鄆城、陶城埠、濼口、大馬家、王莊、王旺莊等分段水文站，每日分早、午、晚、夜四次電報水位、流速、流量，以憑桃汛、伏汛、秋汛、凌汛等防守的參考。黃河的流量，在枯水時期，最低為一、二〇〇秒立方

公尺，洪水時期，最大流量為二三、〇〇〇秒立方公尺，平時均以潼關水文站所報資料為依據，其他各站所報資料，均作為參考之用，其所以以潼關水文站所報資料為依據者。因為潼關所測斷面，比較固定，蓋兩岸均係岩石峭壁，河底亦為石底，但主管河防單位，如見到潼關水文站電報，流量只有到了一六〇〇〇秒立方公尺時，立刻全體動員，辦公室內上夜班，沿河工作人員，激



民國二十二年南京召開黃河防汛會議出席人員合影。

夜巡守，發現情況，立刻搶救以策萬全。

黃河決口比較嚴重的有下列幾次，一是清末的河南鄭州大工決口，一是河北的馮樓決口，一是河北賈台決口，淹沒地幅最大，而災情最大，要算民國二十二年山東董莊（鄆城縣境）決口與二十七年的河南鄭州縣境的花園口決口了。

決花園口阻敵進犯

當山東曲阜的孔祥榕（字仰恭）主持黃河水利委員會時，曾大聲疾呼「河防國防並重」，在當時却未為當局重視，及至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日寇沿津浦鐵路與平漢鐵路南竄，黃河以北國軍向南轉進時，徐州開封相繼淪陷，侵華日軍土肥垣師團的騎兵先頭部隊，竄至平漢鐵路和尙橋車站附近，這時中原地帶岌岌可危，當局採取斷然措施開決黃河以阻止日軍侵犯，保持了中原地帶，黃河開決先是選擇了中牟縣的趙口，經以炸藥炸後過水一夜，却為黃沙噴塞，在此緊急之際乃改在鄭州以北四十華里之當年鄭州大工地方，重行炸決，進行頗為順利，一決之下即成不可收拾之狀，黃河水以萬馬奔騰之勢下洩，一晝夜間淹沒了河南省的鄭州、長葛、滑川、尉氏、太康、扶溝、西華、商水、淮陽、項城、沈邱、安徽的太和、臨泉、阜陽等將及二十餘縣。造成了由黃河南岸直至洪澤湖，沙河流域、淮河流域的一大片氾區，本案因屬軍事密秘故對這一帶的居民，未便通知搬遷，遭受了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劫。但是阻止了日軍的前進，亦同時奠定了中國勝利的基礎，證明了「國防河防並重」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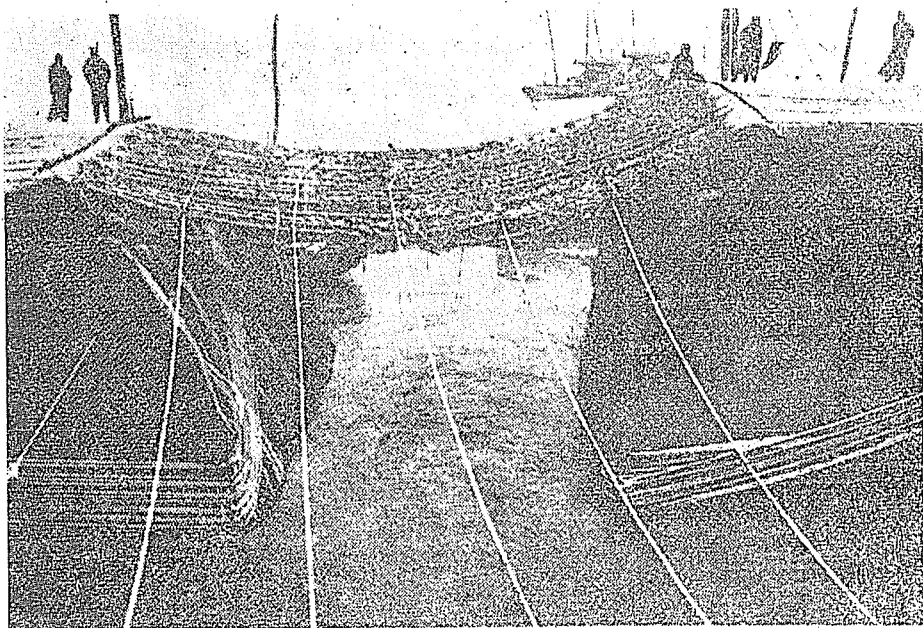
（筆者按：當時黃河工作同人參加決口工作的有河防處長劉秉忠、河南修防處工務科長蘇冠軍、南一段段長韓貫一、工程師徐福齡、王峻峯、宋崇六、康子升、監工員賀安瀾與筆者等及其他軍方人員由白崇禧將軍指揮，筆者於二十七年春間，因徐州戰事逆轉，曾將一卷黃河平面藍圖，呈獻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兼省會警察局長楊蔚先生，供政府必要時擇地決堤以阻日軍內侵。本案當係楊蔚先生轉戴笠先生轉陳中央決定者。）

黃河澄清及其怪聞

治理黃河計畫分治本治標兩部，我們採取標本兼治，齊頭並進，治本計畫在上游造林防沙（水土保持工作），攔洪緩沙（選定地點為寶雞峽）、治標計畫束水攻沙（堤防內移）、尾閘宣沙（同挖泥船加深海口通暢尾閘宣洩泥沙）。

黃河工程單位，有幾種怪異事情：一、黃河雖經山陝之間攜帶大量泥沙下洩，但其浮動率不穩，例如筆者在民國二十六年冬，為了「河防國防並重」原則，曾陪同河南防空司令部視察劉景伊中校，由開封城北二十公里處之柳園渡口北渡黃河，視察河防工程及防空監視哨，渡船行黃河中間，忽為流沙困阻無法前進，待船夫跳入河中，而河水竟不及脛，推動了半響，忽然活動，並急隨水流下駛，船夫險些趕不上船。二、黃河本因水中夾有大量泥沙，水呈黃色而得名，但在民國二十五年秋末山東董莊黃河堵口合龍後，忽然在山東鄆城與河北東明一帶，滾滾黃河，約有十五公里長，逞現清水狀，據老河工人言，黃河

約有六十年才有一次「澄清」。三、黃河上的老河工們，是最迷信的一羣，篤信什麼大王、將軍之類，筆者在大陸時，曾在舊書肆中購得一冊「



黃河董莊邊壩合龍之龍衣。

歷代勅封大王譜」，其中大意是歷代的黃河河督、河道、河廳（官階），因黃河決口無法在限期內堵合，對上無法交差，對下無以面對民衆，只得縱身入龍門口（決口準備堵合處），以身殉職，公文報到朝廷，以其官階大小高低，馬上勅封為大王、將軍、或某帥等頭銜，並入祀忠烈祠或鄉賢祠，例入黃大王、栗大王、宋大王、金龍四大王、楊四將軍、九龍帥等，其中以九龍帥（俗稱顏尾巴老李）最凶猛，當其來時，西北上空必定是陰霾昏暗急風暴雨，這時河上工作人員，必須加緊戒備與防守，以備出險時及時搶救而防決口庶免有虧職守。楊四將軍現形時為壁虎，據說在河北賁台堵口成功後，搭蓋蒲棚唱野台戲慶功，有一天忽然所有蒲棚上，盡是壁虎，迷信者即曰：「楊四將軍至矣，趕快燒香」。但待香燒至半截時，在不知不覺中壁虎却一只也沒有。其他大王大都在堵口工程進行中出現，經人以托盤從水接起，然後供之於正位，上香摸拜，再趕快搭棚唱戲，據說它還會點戲，執筆者手捧戲單報戲目，有時它會點點頭，亦即表明它要聽那齣戲，但它來時有人見，走時却無人知，說來豈不怪哉。

三十六年三花園口堵合時止，十五年中委員長前後凡經六任，第一任為李協博士（字儀祉陝西人，美國康奈爾大學工程學博士，在陝西曾開渭惠、涇惠兩渠，造福地方非淺，為中國有名之水利家），在任四年。第二任為孔祥榕氏（字仰恭山東曲阜人，舊制京師大學堂德文系畢業為收回青島德租界的外交家孔擇君三胞弟，曾在商品檢驗局及招商局担任要職），在任二年。第三任為王郁駿氏（字仲開河北通縣人，河南客籍大學堂及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先後在河南河北任縣長、禁烟委員會委員等職），在任二年。第四任又為孔祥榕氏，在任三年。第五任為張含英氏（字華甫山東荷澤人，美國伊利諾大學工程學博士，曾任天津北洋工學院院長，為中國有名之水利學專家，著有溝洫學等書），在任三年。第六任為趙守鈺氏（字友琴別號式如，山西太谷人，陸軍中將，前清陸軍測量學校畢業，曾任平綏鐵路籌備督辦、河南民團軍司令、護送班禪入藏專使、行政院戰地服務團總幹事等要職），在任三年。

水利委員會的人事

黃河水利委員會自民二十二年起至

副委員長前後凡三任，第一任為王郁駿氏、第二任李書田氏（字耕硯河北昌黎人，美國加州大學工程學博士，現在美執教任系主任，李氏聰明絕頂，自小學至大學每學期考試均名列第一名，與在美執教之李書華為同胞弟兄，在中國學術界有「河北二李」之雅號）。第三任為茅以昇博士（茅氏為中國著名之橋涵專家）。

黃河水利委員會本為特任機關，於民國三十六年花園口決口工程堵復後，行政院水利委員會改組為水利部時，將黃河水利委員會、揚子江水

道整理委員會、導淮工程委員會、華北水利委員會、珠江水利委員會等，同時分別改組為水利工程總局，局長改為簡任一級。

當黃河北岸為日寇佔據後，若干工程受阻無法進行，遂將幾個測量隊，分調西南之大渡河、赤水河，以及黔貴鐵路協辦其測量工作，其他工程人員大部奉調軍事委員會辦理江蘇之「江陰」、「江西之「馬當」、湖北「田家鎮、半壁山」等處國防工事長江阻塞工程，至武漢淪陷後，始漸復員歸建。

黃河水利委員會：設委員長一員，副委員長一員，祕書長一員，並設工務、河防、總務三處。工務處下設工程、測繪兩組及測量總隊。河防處下設運輸、河防、交通三組及河防工程總隊、無線電總台等，並指揮監督冀、魯、豫三省修防處（前身為河務局）。總務處下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科，分別辦理祕書作業、文書管理、印信典守、機要譯電、庶務出納、人事管理。另設會計、統計兩室，辦理歲計、統計、預決算等事項。此外黃河水利委員會西遷西安後，於洛陽、漢中、重慶另設辦事處及上游工程處一，洛陽辦事處主任為龔占鰲（河南建設廳長龔浩之胞弟），漢中辦事處主任為許瑞鰲、重慶辦事處主任為任居建（字小英，山東聞人），上游工程處處長為陶履敦（字季洪，浙江紹興人，係內政部次長陶履謙之胞弟）。

明思宗崇禎末年，李闖造反時，曾由山陝之間的軍渡強渡黃河，並在山西離石縣建立灘頭陣地，直取京都，造成明朝的覆亡，寧武關守將周

遇吉的一門忠烈、吳三桂請清兵等慘劇。李闖受逼南逃至開封城北又決黑崗黃河，淹大梁故事，迄今河南開封猶是雙城，此事證明於開封民衆在東城宋門關（宋太祖趙匡胤會由此攻入城內因而命名）挖掘沙土時，發現地下還有城垣及城門。又在開封城內南京巷老五美醬菜園內內掘地復發現地下一兩層樓之樓院，並相傳係宋朝宰相陳世美的附馬府。再據開封府誌載，城東北隅之鐵塔，本建於景山（土丘）山頂，現居於平地，這些都是李闖挖決黃河黑崗渡口所造成的。

日軍治河閉門造車

民國三十二年冬，當日寇盤據華北時，曾趁黃河枯水季節，在河南原武縣境，開掘了一條二百公尺寬的一條河溝，下接衛水，上連黃河，試辦過一次「引黃入衛」工程，使黃河部份水量洩入衛水，導致天津海河，流入渤海灣，以減低黃河下游壓力，當時過水情形尚好，詎經過不及半年，竟為河水所攜泥沙將口門噴死斷流，遂放棄了原來計畫，耗費了無數的人力，毀壞河南省無數的良田，民衆間接直接受害慘重，結果是勞民傷財，廢於一旦。細算起來倒楣的還是中國人，日寇竟不以工程頭腦來計算黃河流連流量以及含沙量大小，單憑愚笨的構想，因計畫不周而失敗，誠如古人所說：「閉門造車未必合轍」。

此外民國二十一年河北境內馮樓黃河決口後，災黎遍野，嗷嗷待哺，中央當局為憐恤災區民衆，在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委員會下組設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由蔣委員長介公及汪兆銘、孫科、孔祥熙、宋子文任常務委員，秦汾（守景陽）

任祕書長，下設工賑、財賑兩組，工賑組主任先由周象賢担任，後由孔祥榕氏負責，主辦黃河馮樓堵口工作，實施以工代賑。財賑組主任由朱慶瀾担任，朱氏並兼理華洋義賑會業務，經常在外奔走募集賑款，很少在會內工作，內部業務由查良釗先生負責，同時發行黃河水災獎券、獎券面額為銀洋一元，更在天津春和大戲院，辦理黃河賑災平劇義演，票價分一元、三元、五元、十元四種，刻下隱居台灣的北平名票呂寶琴女士，曾參加演出全部十三妹上坐踴躍勸助津沽。

前幾年見香港某雜誌曾載，共匪自竊據中國大陸後，對黃河水患防治苦無良策，遂沿襲我國政府核定之黃河治本計畫中的「攔洪緩沙」辦法，利用寶鷄峽為攔洪水庫，下了天大的工夫，遷徙居民，配備良田，將黃河水設法引進水庫，經過一段時間將水中泥沙沉澱後，待其澄清再將河水開閘重洩入故道，當時看來頗收一時之效，詎料未及一載，黃沙已淤積太半，擁着部份閘門，庫內容積減少，蓄水量銳減，庫內淤沙無處排泄，事倍功半乃告中止。究其原因，足證明其水利工程人員缺乏，頭腦呆板，只知承襲前人初步計畫，未能再作詳盡深入，另加細部計畫有以致之。

花園口的堵口復堤

河南鄭縣花園渡口，曾因國防需要，於民國二十七年決開，在當年暫時作了一防拒日寇犯軍的國防線，使中國在對日抗戰期間確曾喘了一口氣，否則華中一帶一旦失陷，大局未下如何發展。但是功在國家，害在地方。我當局爲了防止水

門擴大，於同年七月成立一個臨時機構，名曰「黃汜工賑委員會，由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王郁駿兼主任委員，現居台灣已退休之考試委員馬國琳（字蘊華）為秘書長，內設秘書、工程、會計等三處，辦理決口兩端之裹頭工程，主要工作，為了使水門繼續擴大縮小氾區範圍，一為辦理以工代賑濟助災黎。工竣後機構撤銷，工程交由地方政府接管，在辦理交接時，交方由筆者代表，接方由曾任台灣省政府建設廳長之李炳齊氏為代表。再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一日抗戰勝利後次年，暫時設在西安的黃河水利委員會，立即辦理復員返治工作，遂即呈准成立黃河花園口堵口復堤工程處，由委員長趙守鈺將軍親自駐工督飭，期於次年桃汛前完工，不誤氾區民眾春耕。以合龍時較晚，第一次堵合遂告失敗，其次便是復堤工程，黃河下游南北兩岸堤防，由於全河奪流，河道乾涸，以及抗戰八年的時間太久，多已廢圮，尚有部份已為農民夷平變作農地，是以復堤工程當須在堵口工程前完工，由於沿岸居民洞悉水患厲害，大家齊心戮力在半年期間一氣呵成。更正在河中心，加控子河一道，以利河水導流。堵口工程除了在上口修築順水壩壩與護沿而外，次一步便是由口門兩端同時以柳石枕黃草穠穰向中間進占，進至兩距中間相隔不及二十公尺時，再開始鋪龍骨（繩），而在其上加築合龍占，視水門深淺以定合龍占之高低，並以柳石加重其重量，徐徐鬆繩使合龍占緩緩下降，至河底便告「合龍」。

此次花園口堵口工程，以合龍占份量不足，水流過急，迫下占後，上口繩鎖崩斷，合龍占遂即搖動霎時順流而下，未告成功。費時經年之設計籌畫，前功盡棄毀於一旦。只有重新籌畫，以待來年枯水節季再行施工。堵口工作遂改由留德工學博士朱光彩（字華舫）氏主持，趙守鈺將軍仍駐親自督飭以竟全功。於是再行重測口斷面，參酌水文記載重行設計，計算所需民工物料，至次年五月份重行施工，晝夜不停，在五十天的時間裏無分晝夜趕工，並賴全體員工用命，終於預定期內慶告合龍，堵復工作于焉告成。

治河方法新舊兼施

黃河上工作是新舊兼施的，例如測繪、設計等工作完全以科學儀器辦理，在施工方面的堵、壩、護沿、裹頭、進占等工作，則完全採用老河工舊法，黃河水利委員會在孔祥榕氏負責籌堵河北馮樓、貫台、山東董莊三個工程時，曾在永定河調來了幾十個老河工人員，又訓練了一支工程總隊，下屬四個分隊，以上員工都是對河工工作以及堵塞決口沿用舊方法的，工作非常嫻練，經驗豐富，所以在新舊兼施的工作下，配合得非常的順利與應手，因之在黃河上一旦告有決口，堵起來却顯得輕鬆愉快，並無多大的困難。

筆者自民三十六年夏離開黃河水利委員會，光陰荏苒轉瞬三十二年，三十八年播遷來台，先從商繼又恢復公務生涯，在台灣三十年間生活，遠比抗戰八年過得平靜而舒適，但思念故土心緒，與日俱增，尤對舊日長官與工作同仁，更是懷念不已。黃河水利委員會第一任首長李協博士早於抗戰期中病逝。第二任及第四任孔祥榕先生亦於民國三十年秋因患背疽逝西安任所，卜葬於終南山下，與前重慶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先生墓比隣，背山面河風水極佳。第三任王郁駿，三十二年因心臟病逝世於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第五任張含英，在南京陷匪前，筆者與其在教育部開會晤面，渠以家累未及逃出淪於大陸，第六任趙守鈺將軍，因係青海區監察委員兼水利部顧問，在大陸沉淪前由西寧經蘭州、重慶、廣州、香港轉來台灣，於四十九年平安夜因心臟衰竭逝世北投寓所。副委員長李書田轉在美任教，茅以昇博士淪在大陸未及逃離匪區。在同仁方面逃離大陸來台灣者，只許道元、孔會新、劉耀漢、孫鼎絨、許瑞鰲、傅佩揚、張繼壬、張錫祿等不足十人，有的退休，有的辭世，平時因工作關係絕少謀面與聯系。

中共竊據大陸，曾盲目治理黃河，終因技術人員缺乏，思想乖張，每次試辦均告失敗，唯盼早日光復大陸，重治黃河，以蘇民困而解倒懸。

河上人語

宋希尚教授著 定價肆拾元

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參與導江、導淮、導河諸工作，勞苦功高，有「水利國士」之譽，全書收集記遊、記事、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印刷精美，穿線平裝，郵撥一四〇四四號。